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八十八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吳培昌坦公

巢明盛瑞明　叅閱

林貞肅公集

疏　　林俊

傳奉勅諭査勘畿內田地疏

節該欽奉　勅諭順天等八府係是畿內根本重地、朝廷累有優恤禁例、近年以來、奸猾無籍之徒、妄將

軍民田地指作空閑、設謀投獻奏收皇莊、管莊官校人等、因而乘机侵奪藉勢混賴、橫征巧取、百般刻害以致軍民失業、朕深惻然、兹特命爾與山西道監察御史樊繼祖戶部主事張希尹公同查勘、先行撫按衙門選委官員分投查審明白、爾等即便前去、會同各撫按官照依戶部先後題准事例、親詣各府地方用心覆勘、凡正德元年以後、各項莊田、但有朦朧投獻、及額外侵占者盡數查出、各依擬給主召佃、管莊人員、盡數取回、仍差管屯僉事兼帶督理、該徵租稅

照依原定則例，折收銀錢。原係皇莊者，解部類進，及
皇親功臣者，解部關領，不許自行收受，亦不許佃戶
人等拖欠。其莊田內有成化弘治年間姦徒投獻者，
一體查勘。各該府州縣衛所衙門官員人等，文職自
知府以下，武職自指揮以下，但有事體相干者，悉聽
督委調用。公勤幹濟者，從公旌舉；敢有玩法廢事，及
軍民勢豪人等，不服拘管，恃頑沮撓，或姦猾刁徒，乘
机混賴，或貪官飾賄，枉法欺弊者，五品以上，并勳戚
指名參奏，六品以下，徑自拿問重治。中間事情，有該

載不盡、有益于國家、有利于軍民者、悉聽會同從長議處、輕則徑自施行、重則具奏定奪、爾受茲委任、須秉公持正、悉心查理、務使積弊盡革、官民兩無虧損、毋得徇情畏勢、徒具虛文、自貽咎責、爾其慎之慎之、欽此、除欽遵外、先為前事准兵科等衙門關劄、該戶部左侍郎秦金等題查得先為開讀事、伏覩詔書內一欵、京通二倉水次倉皇城各門京城九門各房倉塲各皇莊、但係正德年來額外增添內臣司禮監照洪武初年例查奏取回、欽此、又該禮科給事中底蘊

奏為應詔查處皇莊事，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欽此該本部議擬題奉欽依轉行各該撫按衙門選委官員查勘去後，既而兵部又稱差管皇莊內臣官校數多，移咨勘報等因到部，臣等益加駭愕，竊惟京師者天下之本，而畿甸者又京師之輔也，畿甸之民安，則天下之民舉安，歷覩前代之主，無不以京師為重者，我　太祖高皇帝以應天等處為興王之地，特將夏稅不時全免　太宗文皇帝建都北平，恪守成憲，撫綏畿甸，安哉人民　列聖相承，益隆無替，夫何正德

元年來奸猾無籍之徒多將畿內逋逃民田投獻左右近倖之人奏為皇莊况管莊內臣又憑城狐社鼠之勢而收租官校即係設謀投獻之人出入往來畢行無禁千方百計巧取橫征小民無所措手有司莫敢誰何而 皇親駙馬功臣人等莊田亦皆散布其間乘机侵奪借勢混賴往往有之萃憤 陛下聖明入繼大統燭百弊而一掃之故有前項裁革管莊內臣之詔有以仰見 陛下强本制末居重馭輕之盛心矣旬月之間乃復有此傳奉復許皇莊責令欽人

管理不意 聖政維新之初乃復有此厲民之漸伏
望 陛下垂念畿輔根本重地將近日傳奉皇莊官
店事理收回成命又看得查勘事宜干係重大必須
差科道部屬官員假以事權公同查勘庶幾克濟等
因題奉 聖旨是先着撫按衙門選委官員上緊分
投查審明白你每還去會同撫按官親詣覆勘務使
積弊盡革官民兩無虧損戶部知道欽此欽遵等因
到部備行前來臣等除遵奉 勅諭親詣順天等府
州縣會同前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李昆、今接管右副都御史孟春、并巡撫保定等府
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季鳳前巡按直隸監察
御史王琳宋鉞、今接管監察御史郭楠、選委官員分
投親詣、各該地方、拘集地鄰、并該里老人等、嚴加查
勘、去後、續據順天等府經歷司、各將委官治中等官
王槩等、查勘過各該州縣原額莊田、并投獻侵占額
外、軍民地土、各項畝數目、及取具業主、召佃人戶退
認供結領狀緣由造冊、呈繳前來臣等覆勘相同除
將成化等年奸民馮大經等投獻侵占地土、隨號斷

給原主管業、有罪人犯、案行該府提問依擬發落、未
到者、照提歸結、及將查過緣由、備造文冊奏繳外、切
照臣等猥以菲才、謬蒙委任、奉命以來、按行八府、閱
歷三時、仰希 明恩、俯詢民瘼、凡係成化弘治及正
德年間 皇莊、及皇親功臣莊田、但係奸民投獻勢
要侵占者、逐一盡數查出、給主召佃、還官歸民、一切
遵照 勅旨施行、所據查勘過順天等府地方各項
莊田地土、共計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頃二十八畝、退
斷侵占過民地、共計二萬二百二十九頃二十八畝、

數十年來勢家豪戶隱占之地。一朝始得清明數千里內小民流離困踣之苦。一旦少得甦息閭閻之下。莫不歡忻鼓舞歌頌太平此實恭賴我 皇上如天之仁、好生之德、思王業之本、念小民之依、維新之政、莫有大于此者、 宗社萬年之期、端在是矣、而臣等何幸得以此藉手獻忠于 陛下、但臣等區區犬馬之忱、尚有進于是者、不敢不極爲 陛下陳之、惟 陛下俯垂聽焉、臣等伏覩農桑者、天下之本。土地者、民食之源。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

衣食足而民無所困苦故周官太宰以九職受萬民而首曰三農大司徒頒職事于邦國都鄙以登萬民而一曰稼穡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蓋莫不以土地農人爲重也三代之制不可復已自秦人廢井田之後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富不均穀祿不平一時識治體者罔不興慨歷代以還英君賢佐凡有志于仁民愛物者莫不隨時漸爲之制如限田之議均田之法口分世業之制要皆良法美意而一時人賴其慶至今猶可稱述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立國之初撿

覈天下官民田土。徵收稅糧。具有定額。乃令山東河南地方額外荒地。任民儘力開墾。永不起科。至我宣宗皇帝。又令北直隸地方。比照　聖祖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至正統六年。則令北直隸開墾荒田。從輕起科。實于　祖宗之法。略有背戾。至　景皇帝尋亦追復洪武舊例。再不許額外丈量起科。至今所當遵行。所以然者。蓋緣北方地土平夷廣衍。中間大半瀉鹵瘠薄之地。葭葦沮洳之場。且地形卒多窪下。一過數日之雨。即成淤沒

不必霖潦之久。輒有害稼之苦。祖宗 列聖。益有見于此。所以有永不起科之例。不許額外丈量之禁。是以北方人民。雖有水潦災傷。猶得隨處耕墾。以幫助糧差。不致坐窘衣食。夫何近年以來。權倖親暱之臣。不知民間疾苦。不知 祖宗制度。妄聽奸民投獻。輒自違例奏討。將畿甸州縣人民奉例開墾永業。指為無糧地土。一槩占為已有。由是公私莊田。踰鄉跨邑。小民恒產。歲朘月削。至于本等原額徵糧養馬產鹽入站之地。一例混奪。權勢橫行。何所控訴。產業既失。

糧稅猶存。徭役苦于並充。糧草困于重出。飢寒愁苦。日益無聊。展轉流亡。靡所底止。以致强梁者。起而為賊盜。柔善者。轉死于溝壑。其巧黠者則或投充世家莊頭家人名目。資其勢以轉為良善之害。或匿入海戶陵戶勇士校尉等籍。脫差徭以重困敦本之人。凡所以蹙民命脈竭民膏血者。百孔千瘡。不能枚舉。是豈古今帝王治世之道。是豈 祖宗 列聖立國之法。臣等查得各宮莊田。 祖宗以來。未之有也。惟天順八年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太監吉祥抄沒地

畿內民情甚悉

一處擬爲宮中莊田其地原額一十頃一十三畝初吉祥占過軍民地二十四頃八十七畝共三十五頃立莊今次查勘又占過民地四十頃見在共七十五頃此則宮闈莊田之始而數十年間侵占之數過于原額已十倍也舉此一處其他可知至成化年間惟增寶坻縣王浦營莊田一處原係會州衛草場弘治年間止增豐潤新城雄縣莊田三處至弘治十八年十月乃 孝廟升遐之後 先帝踐祚之初一月之間建立 皇莊七處曰大興縣十里鋪皇莊曰大王

莊皇莊、曰深溝兒皇莊、曰高密店皇莊、曰石婆營皇莊、曰六里屯皇莊、曰土城皇莊、自此之後設立漸多。而皇莊之名始著。其在昌平州、則有蘇家口皇莊在三河縣、則有白塔皇莊、在眞定府寧晉縣、則有鋪頭村皇莊、大劉村皇莊、在平隆縣、則有大灰窯皇莊、在新河縣、則有㥄汪莊皇莊、在南宮縣、則有南莊村皇莊、此皆正德元年之新設也。又東安縣則有南葛里皇莊、寶坻縣則有李子沽皇莊、通州則有郝樹皇莊、武清縣則有灰蝸口皇莊、王慶陀皇莊、靜海縣則

有四當口皇莊此皆正德二年之所設也至正德四年則立大興縣三里河皇莊二處正德五年則立六里屯皇莊一處正德七年則立武清縣羊兒灣大直沽皇莊二處正德八年則立昌平州樓子村皇莊靜海縣衛河兩岸皇莊青縣孫兒莊皇莊保定府安州騧馬廟皇莊清苑縣閻莊社皇莊正德九年則又立安肅縣龍化社皇莊數年之間設立皇莊如此之夥共計占地三萬七千五百九十五頃四十六畝然皇莊既立則有管理之太監有奏帶之旗校有跟隨

之名下每處動至三十四十人。其初管莊人員出入及裝運租稅供是自備車輛夫馬不干有司。正德元年以來。權奸用事。朝政大壞。于是有符驗之請關文之給。經過州縣。有廩餼之供。有車輛之取。有夫馬之索其分外生事巧取財物又有言語不能盡者及抵所轄莊田處所則不免擅作威福肆行武斷其甚不靖者。則起蓋房屋。則駕搭橋梁。則擅立關隘。則出給票帖則私刻關防凡民間撐駕舟車。放牧牛馬。採捕魚蝦螺蚌莞蒲之利。靡不括取。而相鄰地土。則展轉

務築封堆包打界至見畝徵銀本土豪猾之民投爲莊頭撥置生事幫助爲虐多方打詐獲利不貲輸宮闈者曾無十之一二而私入囊橐者不啻什八九矣是以小民脂膏吮削無餘由是人民逃竄而人口消耗里分減併而糧差愈難卒致 輦轂之下生理寡遂閭閻之間貧苦刻骨道路嗟怨邑里蕭條向使此弊不革將見數十年後人民離散土地日蹙盜賊滋起姦雄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爲國此可爲太息流涕者也茲者幸遇 皇上天縱仁智入繼大統釐在

潛邸、已知其弊、即位之初首下　明詔、將管莊人員盡數革回、乃者復采大臣之議、委臣等以查勘前項地土、草萊之下、始得披雲霧而覩青天、脫水火而就衽席矣、但伏讀　勅旨、猶有曰係皇莊者、解部類進臣等竊有疑焉。然未經查勘之前。臣等雖知其害、而不知其創設之由。爲害之實。不敢冐爲　陛下言之。今以臣等前所披歷。實出見聞之眞　陛下固當惻然于中。亟圖所以處之矣。而況　陛下聰明廣覽。蓋已先得于　龍潛之日。又有不待臣等諄諄者乎。臣

等竊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且天子藏富于民。今四海九州之貢賦。山林川澤之物產。凡所以納之司農。輸之內帑。何者而非所以奉　陛下一人者乎。孟子曰、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又何者而非所以奉重闈慈闈四宮者乎。

祖宗以來。宮闈一切公用。自有成規。況　九重之內錦衣玉食。何欲不遂。顧可屈　萬乘之尊。下同匹夫以侵畎畝之業、辱宮壺之貴。雜于閭閻。以爭升斗之利。其何以示天下訓後世也哉。且自古人君未嘗有

此漢宣帝嘗以池臺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漢元帝嘗以公田及苑賑業貧民未聞占民地土以為皇莊也且 皇之一字加于 帝后之上為至尊莫大之稱今奸佞之徒假之以侵奪民田則名其莊曰 皇莊假之以罔求市利則名其店曰 皇店又其甚者假以阻壞鹽法則以所販之鹽名為 皇鹽即此三者足以傳笑天下貽譏後世仰惟 陛下躬堯舜之資舉文武之政何不一切掃除之乎若此三者名跡猶存實足以累 陛下大有為之政甚非臣等所望于

陛下者也，如蒙　聖慈俯察愚忠，深惟國本，乞　勅該部查照臣等，勘報文冊，將在京附郭大興縣地方各宮莊田，原不係占奪民田，不滿數十頃者，請一切改為各宮親蠶廠公桑園等項名額。　勅令有司種植桑柘，以備宮中蠶事。蓋古者天子親秉耒以耕，后妃親桑以供郊廟之服。後世漢文帝景帝皆詔皇后親蠶以供祭服，為天下先。乃者改元之春，臣等恭覩陛下躬耕籍田，既以身先天下矣。茲者恭遇　皇后殿下配德之初，正位之始，所宜躬履勤儉，以率天下

而親蠶之禮實爲我朝百年缺典誠願　陛下大賜
建興克配　皇祖特　勅禮部詳考禮經月令祭統
祭義等篇斟酌古今具　皇后親蠶儀以進待明年
季春之月擇日舉行播告天下此誠　帝王之高致
后妃之盛節閨門風化之首而王業之根本也將見
風聲感動德教流行男勸于耕女勸于織海內富庶
之效不患不文帝若矣而曠代之典又不足以爲萬
世之美談也哉其餘一應莊田遠在各府州縣動以
千百頃計者臣願　陛下一切弛以利民或勸歸戶

部勸入版籍令民照舊輸納以爲在官地土不必更
屬宮闈然後　陛下明降諄切之旨榜示中外盡削
皇莊及各宮莊田之名一洗　累朝之弊永垂百代
之麻萬一以爲宮中常年供用不能頓缺或乞著爲
定例令戶部每歲進納上供銀兩若干分進各宮以
充支用却爲光明正大不傷大體何必虛受莊田之
名貽小民之害而示天下以自私自小也哉昔賈誼
勸漢文以興起禮樂而文帝謙讓未遑千載之下賢
者惜之臣等仰見　陛下聰明仁聖至性天成堯舜

之事，蓋所優為，此事甚順而易。特在陛下少留聖意，轉移間耳，若舍此不圖，臣等以為不惟不免賢者之惜，殆恐不能不貽宗社將來無窮之憂，伏願陛下亟召輔弼大臣，相與熟講而力行之，臣等不勝大願，至于皇親功臣欽賞莊田，臣等復有一得之愚，又不敢不重為陛下言之，查得洪武初年，公侯駙馬伯祿米皆給官田，令量原定官糧私租之數，依主佃分數收取，至洪武二十五年，令公侯伯皆給祿米，論功定數，舊賜田還官，竊謂洪武初年，乃聖

祖甫定天下。干戈百戰之後。海内人民。喪亡略盡。上地有餘。彼時封爲公侯伯者。又皆一時翊運佐命元臣。此今之戚畹恩澤封拜者。萬萬不同。况以有餘之地賜有功之臣。其在　聖祖。宜乎析土壤以施恩賚。亦無不給。胡乃給祿之後。而原賜田土急令還官。誠以土地乃農業所資。實爲國家之大本。而人君所賴以爲國者也。蓋古之有田祿者。各食其田之所出。以爲世祿。今既官給之祿。奈何又與之田。是重出則過制矣。此　聖祖之意也。然功臣之中。勳勞大者。至今

仍有莊田不過數家查得管業已定侵占亦少惟是近年以來 皇親侯伯憑藉寵暱奏討無厭而 朝廷眷顧優隆賜予無節其所賜地土多是受人投獻將民間產業奪而有之如慶陽伯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五千四百餘頃如長寧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獻進討景州東光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如指揮僉事沈傳吳讓受奸民馮仲名等投獻進討滄州靜海縣地六千五百餘頃以致被害之民構訟經年流離失所甚傷 國體大失群心

今臣等仰遵 勑旨既已退給明白然非賴 聖明在上地方罹害何有窮已今雖亟加扶救而傷殘已多伏望 陛下特勑該部除功臣家外將 累朝皇親侯伯受賜莊田據臣等勘報文冊通融數目多寡定爲中制量給養贍其過多者一切裁損以還之官要使恩澤適均將來可繼不然國家萬萬年無疆之緒 皇親駙馬日見增加彼此援例爭相希恩必須各完其願雖盡割畿甸之田有所不給是豈可不爲國家久遠慮哉惟 陛下熟計再照臣等查勘過各

項田土數目、並是退給侵佔開豁荒鹻虛賽之數比與先年妄報投獻奏討原數不同。乞　勅該部查照一以新冊爲定、移出所給由帖執照以便徵收、再照
祖宗累朝儘力開墾永不起科之例、歷年滋久、上下蔽于不知、是以奸民敢以投獻、勢家昧于奏討、又訪得山東河南等處奉例開墾之地亦多、近年以來、亦有奸猾之徒。往往投獻王府、及諸勢要之家。其勢與畿甸之弊。大抵相合。伏候　勅旨將　皇莊及各
皇親莊田大賜處分之後、一併出榜頒示該省地方、

仍行撫按衙門一體差官查明乞再通行天下今後
再有奸民故違舊例將民間田產投獻王府及諸勢
要之家占奪至百頃以上者處以極刑全家移出化
外則法重而人不敢犯恩溥而民得安生臣等區區
忠悃言已盡矣意已竭矣所冀　陛下丕承　祖宗
萬年鞏固之基聿開中興千載熙明之運念京師根
本之重知小民稼穡之艱勵精圖治約已裕民則太
平之治可坐致矣臣等冒昧進言無任殞越伏惟
陛下留神省覽斷而行之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陳愚悃以附餘忠疏　庭杖

遺言鯁直具不忘忠敬之義

臣待盡海濱，尋中風疾，手足不仁，口眼失位，遂就醫藥，備後事。繼聞有西北之報，漕輓供億，恐煩　聖憂。臣受知四朝，敘復起廢者屢屢，竟無能久于其位，以宣有微勞。　陛下新政之初，召臣，衰以老矣，又無能久于其位，力乞休致，覆蒙　賜勅給役給廩，歲時存問。臣疏辭未允，強顏登受。臣今氣息奄奄，安望久居人世者哉。臣自按察使乞歸，已無趣望，附虛壙臣父墓之傍，備納蜕焉。前項致仕　恩典，及身後葬祭通

乞停免以爲存殁之安臣又倣古人遺直遺表之義
僭有獻焉夫議禮如訟見各不同包而容之德之大
也若紛墨大辯恐未足以服其心伏讀　明詔俯見
天地之大日月之明于斯有悔焉存恤叙復日候而
久未聞也昔成湯改過不吝　陛下體德堯舜于湯
何有哉伏望　叠降溫旨以荅幽明慰人望臣又聞
古者撻人于朝與衆辱之而已非必欲壞爛其體膚
而致之死也亦非所以待士夫也成化時臣及見廷
撻三五臣容厚綿底衣以重氊叠帊猶淋褥數月淤

血始消正德時逆瑾用事始啓去衣之端亟非國體所宜釀有末年諫止南巡撻死之慘幸遇新詔收䘏士氣始回不謂又偶有此臣又見成化弘治間詔獄諸

旨惟叛逆妖言强盜好生打着問喇虎殺人打着問其餘常犯送錦衣衛鎮撫司問鎮撫奏送法司議罪中間情重始有來說之

旨部寺覆奏始有降謫之

旨令一槩打問無復低昂恐舊典失查非

祖宗仁厚之意即此二事似宜循舊臣又見去歲以來舊臣謝遣殆盡

朝著爲空伏望

聖明留

念既去者禮致未去者慰留與數三大臣時加延接又有碩德重望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輩乞引自近以裨　聖德圖　聖政臣舌梗意長援書難盡無任懸結愛願之至

序

送范應禎按察福建序　屯政

古者兵出于農井田志而兵寓焉要之七家一兵七征始一遍蒐于田畝簡于暇日而調發于臨時故無召募之勞無養兵之費均以便也漢南北軍唐府兵

亦倣于此哉 太祖遠稽近紹、屯守之兵、居然古意內地則屯八人守二人、邊地則屯七人守三人、衛五千人、輸歲六石、守人食月一石、以歲輸充歲食二人則歲羸一萬二千石也、三七則歲羸三千石也、廩官之費、民賦商征、有餘辦矣、夫何歲久弊滋、今之兵額率耗其半、田則故存也、于是有羸丁之補種、細民之租佃、食之愈寡、糧不羸以告乏、何歟、予嘗數發問而執事者不能告也、釐正之方、宜若可驗者、索閱籍鮮存畦畛數易故疆、今鄙漫不省識、考之甚難也、否隱者

寧死不自實私市者物故冒民販者歲以深一家倚賴焉以法復之則私值罔償公租無所豁一家之生事去矣此一怨也欲求其端必開告訐之門予嘗見督屯之使惟利得田希巳功奸軍乘氣勢奪民產無控愬此一怨也豪右私屯田連頃畝無敢發其奸官治之則搆煽謗讟此一怨也下官承上意爲出入亡可否彼售其私我買其責此一怨也則是亦怨非亦怨我者若罔安于位况望之濟哉深水范君應禎絜堂愼模有幹局其在南京戶部有名今年以員外郎

擢按察僉事璽書督屯吾聞是固所熟試而驗矣因熟試晉新銜收有來効就樂哉春官陳洪載述君論屯之政曰吾惟無適莫其間耳職屯必利屯若職民復利民耶世豈有是亦示之以狹矣吾奚有倚哉屯是屯可也民是民可也屯是而詭之民則正而曲慮之是故誤而軒輊焉除其租以上下其直毋泛清也必額以爲定毋遙度也必簿以爲憑毋偏任也必師以爲聽毋疏核也必差以爲察毋謀夾也必詳以須之盡兵與民均也吾奚有倚哉吾仁存而義施焉額

幸而足恥言功不足寧任其咎直之吾不知爲德緇之吾又惡辭爲怨哉予驚喜曰名之下無虛士哉是可惠吾閩矣抑宣力之任也國家永無兵食之憂則有兵農故事然豈易言哉亦經世深念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八十九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上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彭　賓燕又

吳祖培佩遠　參閱

屠康僖公集

疏　　屠　勳

爲應制陳言疏　刑政

茲者天道亢旱人民失業特降勑諭文武羣臣共加修省且令條奏軍民利病時政得失以聞臣伏讀

聖諭有以知　皇上敬天恤民之心、修德勤政之實
直欲究循而行之、非徒姑應故事而已、臣備員法曹
謹以刑政一二有當舉革者、冐見條陳、伏惟　聖明
採擇、

計開

一乞恩例以清刑獄。照得在京法司見監問囚犯、每
遇天道暄熱、　皇上憫念罹獄之苦、特降綸音、笞罪
無干証者釋放、徒流以下減等發落、例該枷號者具
奏都免枷號、死罪情可矜疑者、多至宥死充軍、恩至

涯也然而南京係　祖宗根本之地彼處法司監問囚犯常滿千數臣嘗謬司審錄頗知一二每遇喧熱或不蒙此恩例再照天下司府州縣衛所監問囚犯先年奏准五年一次差官審錄以爲常例弘治四年例該差官止于南北直隸奏差刑部郎中二員其餘浙江等處十三布政司行令巡撫巡按等官審錄緣各官巡治地方事務繁冗偏州僻縣豈能一一遍歷有司憚于申請往往預先捶楚至死以爲已便者不能無之以故矜疑重犯奏請處置者十常二三耳陰

陽失和亦未必不由此伏望 聖明一視同仁凡遇暄熱兩京法司見監囚犯俱乞恩例一體溥施仍乞勅刑部查照先年差官審錄事例照舊選差明慎官員分投審錄惟復將災傷去處不必差官行移巡撫巡按等官審錄其各官務要上體 聖心下全民命期無寃滯徒流以下就便減等發落其罪情可矜疑并應合辯理者一一具由星馳奏聞區處如此庶幾刑獄以清而 天意可回矣

一叅情法以公比附蓋律之所載有限人之所犯無

窮故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即呂刑所謂上下比罪者也近年以來在外問刑衙門多有不究情實比附過當誠如 聖諭中所謂擬比附不寧失出無失入此刑州之本也出入之失全在擬議比附間耳合律條姑以一二言之且如姦義子妻先年比依姦緦麻以上親之妻止該杖一百徒三年以其終與親子有間也今則往往比依姦子之婦處斬則與姦親子妻無異若姦義子妻可斬則姦親子妻者更將何法以治之此其不合律條之大者也又如官吏給由律稱若公私過名隱漏不報者以所隱之罪坐之止

坐其罪不該罷職役不敘以其無他規避故也若有增減月日更易地方改換出身蔽匿過名者並杖一百罷職役不敘以其有所規避故也今則有犯隱漏不報者亦或坐以蔽匿過名有誤犯增減年月者亦或比依增減月日俱罷職役不敘此其不合律條之小者也殊不知情有故誤法有輕重苟不究其律章之全意而偶因一事彷彿一句而摘用之而比擬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矣乞勅刑部通行兩京內外問刑衙門今後遇有人犯罪無正律應該比附

者。務要斟酌情罪相當。必使罪合律條。方纔奏請定奪。至于比擬處分罪之際。尤不可不慎。而摘引律文。亦要詳究律意所在。不可妄自摘擬比附。庶幾刑不枉濫。而和氣可召矣。

律之所以宜人全以例也例宜少不宜多有必不得已者以例附之例多則弊生而設律之本失矣

一慎立法。以革繁例。蓋律乃萬世之程。例乃一時之變。以例附律。如運炭運灰做工等項。此例之不可無者也。然情重法輕。則又不可無充軍枷號等例以附律之不及。近年以來。言例者多有一事而二三其例者。輕重之間。各有一例。事體不一。人難遵守。故有枷

號而不充軍者有充軍而不枷號者有枷號而又充軍者有枷號無月日而充軍無地方者有行于京而不行于外者如三五成羣白晝搶奪人財物包攬錢粮坑陷納戶打攪倉塲畧誘子女邊軍逃回不首假印批廻爲從私宰耕牛開塲賭博僞造銀知情行用寄藏盜贓接買頭畜縱容賣姦開印子鋪等項各色其例至爲繁瑣中間亦有不論其情之輕重犯之次數贓之多少而概施之者或枷號三箇月或發遣極邊衛分充軍甚非 聖明欽恤之意且人之所犯莫

重于衆而枷號充軍次之。蓋隣于衆者也。豈可不分別而差等之乎。乞勑刑部會同都察院備查見行事例除常例外其前項充軍枷號等例務須斟酌其首從之輕重所犯之數次得贓之多少議處停當何者當存存之何者當革革之何者未備增損之何者例該不分親屬何者例該親屬殊科必使情法相當允協于中明白開款具奏定奪通行問刑衙門遵守其餘繁瑣難行者並宜革去

一遵律令以止深刻文武官吏除受贓枉法滿貫充

軍、并不枉法求索等項爲民外、如聽許財物、律稱凡官吏聽許財物、雖未接受、事若枉者、准枉法論、事不枉者、准不枉法論、謂之准者、但准其罪。不在除名刺字之例。今在外問刑衙門、遇有此等人犯、都擬以行止有虧、發遣爲民、是與已行接受者無異。雖以禁貪律果如是乎、又如監臨官因公毆人致死、律該杖一百、徒三年、追埋葬銀十兩、初無罷職之條。今則往往擬照酷刑事例爲民。又軍職有犯、亦照民職酷刑革職、是皆不究律意、而以苛刻爲能也。又如武職犯該

枉法監守盜常人盜至斬絞罪名者例該立功等項滿日帶俸差操至於不滿貫并求索等項滿貫至減等杖一百徒三年者方纔革去管事帶俸差操其餘俱各照舊管事其犯該姦所部妻女宿娼挾妓飲酒例該爲民調衛帶俸差操外其犯指姦一切勿論係先年尚書王槩擬奏事例經久可行今則受贓又有不滿貫而帶俸差操之例犯該指姦而又有送兵部收查發落者兩京問斷往往不一乞勑刑部通行兩京內外問刑衙門今後遇有前項聽許因公毆人至

亦因犯務要依律擬斷不許引用行止有虧酷刑等項名色發落武職犯該前項罪名者俱照王槩奏行（法重情輕者當原其情而量減之若情重法輕者）事例其間果有情重法輕要行比照重例者臨時明（不必又以情增罪也）白擬奏定奪至於充軍降級等項具有見行條例中間果有不常者亦聽法司查擬奏聞裁處

一平紙價以便囚犯照得兩法司日逐問理囚犯不分官吏軍民人等除亦罪竊盜逃軍等項不納外其餘不論罪之輕重與夫供明俱納紙一分以待各衙門支用先年奏准事例定有常價官紙一分該銀三

錢五分、告紙一分、該銀一錢八分、民紙一分、該銀一錢五分、奈何有等射利之徒、通同店家、欺淩囚犯、百般强攬、承送吏典、巧立直櫃、看驗名色、多方索取、遂至官紙一分、使銀八九錢、告紙民紙一分、不下五六錢、官府止得常數、囚犯被其措勒、致使貧囚買納不前、或發該兵馬司監追、或送該管衙門拘辦、因而淹禁致死者、亦或有之、事情雖小、為害非細、乞勅法司、凡遇問過囚犯、追納紙劄、照依前項定價事例收受囚人、銀錢在庫封貯、按季委官查盤、見數轉發順天

府，行拘鋪戶兩平收買紙劄，送回各該衙門支用，其犯該供明者，合無免其納紙。如此則奸弊可除，而囚犯便益矣。

一、起老成以備委任。竊見致仕刑曹尚書何喬新，學識優長，刑名練達，廉慎有為，可屬大事，致仕南京國子監祭酒謝鐸，立心高古，問學淵深，氣節行義，可勵風俗，乞勅吏部博詢衆論，如果二人才幹行實可取，不宜在閑，即便召起，隨宜任用，必能裨益國家。

一、廣恩澤以濟災傷。竊見浙江、山東、河南三省所屬

地方直隸蘇松常鎮四府順天眞定保定河間順德
大名廣平等府水旱相仍人民飢饉疲憊已極科徭
不已蕩析流離在在有之誠恐盜賊因而蜂起所關
甚大宜行巡撫等官加意撫恤設法隄防伏望　聖
慈憫念災傷特降勑各該巡撫等官務要念此人民
流離顚沛之際作急用意撫安所有夏秋稅粮鹽鈔
等件合行寛免分數內外衙門物料夫役一應不急
之務合暫停止裏河馬快船隻禁索人夫各處歲辦
進造物件奏行減罷所在軍士月粮宜以時關給倍

加存恤操練軍馬慎守城池凡救荒賑濟安民方略宜亟便宜區處以和人心保地方爲務蓋事貴見于未然不可不有以撫恤而預防之也

一禁奢靡以厚風俗蓋財者民之命生齒日繁則財用日耗以日耗之財而供日繁之衆財安得不竭財既竭矣民必貧困又何暇于治禮義而欲不爲奸盜者幾希今兩京風俗豪富之家往往競爲奢侈服飾

侈則召貧奢則逼僭不能禁其奢侈當以法正其

器用僭踰禮制浮靡浪費罔有紀極凡遇婚葬等項

僭耳

必極觀美修齋設醮街連巷接甚非美事先年累有

禁例日久玩視恬不知懼然京師四方之本也京師如此四方可知故以蘇湖一帶地方言之巨室大族爭相効尤有嫁一女舉一喪而田產為之蕩盡者推之其餘無不過侈風俗靡靡大為可慮乞勑都察院申明舊例備榜禁約仍行南京都察院并各處巡按御史一體禁革兩京者聽巡視官按五城兵馬司緝訪在外者聽巡按御史司府官員究治敢有服舍踰式器用違禁及婚喪等項不依制度越禮犯分務極奢侈者問發如律照例發落庶幾人知警懼財用可

節、而風俗以厚矣、

一嚴啓閉、以蓄水利、竊見沽頭上中下三閘、隸沛縣地方、最水勢易涸之處、名曰金溝淺、先年曾設主事管理、人頗稱便、既而革去、今往來豪勢之人、因無管攝、啓閉不時、商民船隻動候月餘、不得經行、阻塞河路、莫此爲甚、姦弊百端、不可枚舉、雖有管河郎中、又在別處住坐、禁令不聞、人無忌憚、況此地舊有公廨不須修葺、乞勑工部、行移管河郎中、常時在彼住坐遇有糧運盛行之時、往來閘河一帶、嚴立啓閉之法

禁革姦弊、庶軍民兩便而河道通利矣、

一專委任。以督海塘。蓋海塘爲浙西之患、其來尚矣、跡其所由。非惟委任之不得人、抑亦督理之無其法。以故隨修隨壞、木石等料、每歲浩費數萬、皆民膏血、而多被包攬之徒、預領官價、通同管理官員、百般侵盜、爲害不可勝言、是修一海塘、而生二三海塘也。今歲運石、明歲運石、人無休息、今年修理、明年修理、迄無成功、安得有如尚書周忱者、而爲之經理乎、雖有水利僉事、而地方廣闊、不能專理、乞勅工部從長計

議、念地方工力艱苦、海濤洶害不測、轉行浙江布按二司、分巡分守官員、公同查驗、見收木石等料若干、未收若干、討其修理、大槩應該存積若干、如其物料已敷、不必再行派擾。以甦民困。若是有名無實。務要追究物料下落。以備在官之數。坐委廉幹官員、遇有損壞、即時修理。務爲經久之謀、勿事目前之計、備造舊管、收除實在文冊存照、更替之日、執此查盤、以杜侵盜之弊、年終造冊繳部、以憑稽考勸懲、如此則官肯効能、財不妄費而地方永賴矣、

釐正祀典疏　郊祀籍田幸學

臣猥以凡庸叨司風紀茲當　皇上繼體改元之初正所天永命之日百度維新萬化攸始首卜郊祀籍田幸學三者夫郊祀所以敬天尊　祖祀典之載于經者自虞舜肆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爲受命而告也虞書而下莫詳于周禮禮記思文之詩郊祀后稷以配天我將之詩則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蓋以萬物本乎天人生本乎祖此郊祀而配祖者大報本反始之道也至于以時以樂以牲以器之類各有

其義降及秦漢唐宋。或郊或不郊、或合或不合、或祀白帝、或祀黑帝、其祀不同。或三歲一郊、或過期不郊、其制不一。甚者或以求仙而行、或以祈嗣而行、皆出于道家者流、怪誕不經、瀆亂非禮。無復古人報本反始之意矣。殊不知天即帝也、帝即天也、以其形體而言、故謂之天。以其主宰而言、故謂之帝、其實非有二也。安得有如異端所謂天皇太乙之號者哉。我　聖祖龍興、定為天地合祀之禮、　列聖相承、以　太祖太宗配享、一用古禮。叅之周制、分命羣臣各獻二十

四壇其儀文制度至精至備三代而下祀典之正未有如我朝者究其所以肴審緝熙顧諟祇肅此則歷代敬天法祖之大略也籍田者所以重農厚俗攷之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又曰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蓋天子籍田千畝收其穀爲祭祀之粢盛而必躬爲之者以爲天下之農民帥先爾天子既身爲之帥先又必

命田畯之官以督其耕其重農事如此舜命官曰食哉惟時播百穀成王戒農官曰敬爾在公王釐爾成其見于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其見于書有若無逸具言稼穡之艱厥後漢之文帝詔耕籍田以給宗廟粢盛又親率羣臣農以勸之賜民田租之半景帝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自周以迄唐宋莫不以此爲務然躬耕籍田者必祀先農我朝　列聖躬祀先農親行籍田禮如古制其有成法誠以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之所恃以生者食食

之所賴以足者農耳、幸學者所以崇儒重道、天生孔子、實萬代帝王之師、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聖先師、蓋學校禮義之所在、聖賢道德之所宗、萬乘所以親臨之者、雖曰以聚賢斂才、而實以崇儒重道也。漢明帝初建三雍、親行其禮、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尊養老更、饗射禮、唐高宗幸國子學、親臨釋奠、大宗召純儒耆德、以爲學官、數臨幸觀釋奠、命祭酒博士講經、賜帛、增廣學舍、宋太祖太宗、數幸

國子監、詔講易卦、堯典、說命、摘宗誥文宣殿行釋奠禮、命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之數君者、雖非三代庠序學校之比。而其所以敬仰休風。循古良規者。殆亦可取我　聖祖首建太學、車駕親臨、列聖相承、率循是道、所以勉勵師生者、諄切詳備、語以聖人爲學之道、期以帝王作人之功、具載　御製五倫等書、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正在　陛下今月之舉耳。之三事者。其禮相因。其事至重。不攷古。無以證于今。不質問。無以探其本。伏望　皇上念茲三事之大、不徒循故

事之美觀。必求行三事之實意。特勑館閣儒臣。經筵侍從講求郊禘配享之禮。思文我將之詩。法三代以上所行之善。監秦漢以下所行之失。然儀文不備。無以合古。誠敬不足。無以格天。必眞知上帝之享。享于克誠。黍稷之馨。不如明德。必仁必孝。善繼善述。則一陟一降。在帝左右。而感通之妙。上帝居歆。億萬年之丕基。兆于此矣。所以籍田者。必求古人分井經界之法。豳風七月之詩。周公無逸之篇。戒 列聖重農之訓。必崇節儉。以爲裕財之本。必薄稅斂。以爲足食之

原。禁游惰、則爲之者衆。省力役、則不奪其時。正經界。不爲外戚之所占。均田里。不爲豪戶之所侵。貴五穀、賤金玉、務農桑、蓺種樹、如此而帥先天下、宣其德意。作其農功、勸相有方。貪暴不作。則仁心仁聞、天下被其澤。而勸農之政行矣、所以幸學者、必尊德樂道、以正天下之人心。親賢納諫、以厚天下之風俗。師嚴道尊。如學記之所存。敬怠吉凶。如丹書之所戒。如此而帥先學技、則人倫明、教化興、風俗丕變、人才彙興矣切見先儒眞德秀大學衍義一編、具載修齊治平之

道依經據史引物連類言天必有徵于人語事而不遺于理善惡必錄綱目詳明誠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陛下於經筵講論書史之中常以此書進講仍以別冊置之便殿以備清燕之覧則所以事天重農崇學以隆聖治之禮舉不出于此矣

記

重修海塘記　海塩海塘

東南惟海事爲重海塩海塘之設所以禦潮汐之往來捍波濤之嚙蝕斯塘一圯民爲魮溺所係甚大也

海塘舊名太平塘、在縣東一里、今僅半里、洪武年間潮汐泛圮故岸、朝家屢命臣工、修築石塘計二千三百七十丈餘、永樂三年、仍爲風潮圮毀、命通政等官按治勦調蘇松等九府修築堅完、歲久復頹、宣德年間巡撫侍郎周忱命工增培土石、其患稍息、正統九年秋潮大作、圮其、廼于裏岸、重築新塘、景泰五年因舊址廣狹、如工役夫、撤舊更新、外砌大石、內實瓦礫、其工爲省、建立眞武龍王祠于塘上、成化八年風潮大作、所築石塘、悉皆傾圮、二祠亦不存、數年之功爲

之塌地、相視修理、仍用舊石壘砌、粗完而已、至成化十三四年、風潮連作、塘復傾圯、時有提刑副使楊瑄者、修築照鄞縣荆公塘式尌材疊砌、內用碎石土瓦緣不在外之堅而在內填使實內實可以耐衝填實頗能殺勢、歲久風潮塘之存者、十無一三、弘治年間、予為大理少卿、不忍民之墊溺、官之匪人、事之無法、為費不貲、出民膏血、顧不逞之徒、攬替誤事、今前疏中已見此議年運石、明年運石、人無休息、今日修塘、明日修塘、迄無成功、是修一海塘而二三海塘也、上疏極言海塘之弊、孝宗皇帝可之、特下工部議行修築、募工督

埋下施木樁上加巨石。縱橫交疊。內外收縮。厚築土防。通計重築、塘南自蠡田塘北至丫义塘、以丈計者、凡九百餘、居民可賴矣、朝廷注意東南水利、簡任河東韓君士賢通判吾郡、專司水利、而海塘其大患也、韓君殫厥心力、講求沿海利病、詢察舊制得失、上考數千年海塘衝突之所、下究數百里海塘建置之形、歷歷如指諸掌、躬偹周覽、說者謂惟所修臥羊坡者爲得法、即鄞縣荊公塘之制也、閱三十年而始衝圯、觀諸作爲堅久。後有爲疊砌者、舉不能及、周悉處

置。大率一如荆公塘之式，因海之勢，順地之宜，經始于正德八年癸酉，落成于九年甲戌，不閱朞而工訖。賛之者今海鹽令朱君寔昌也，為費四千有奇，石六萬四千，椿木二萬六千，石匠一萬二千，夫三萬九百。視昔之費，十省八九。自教場塘迤邐而周，一百四十丈，翁家塘土塘，皆六百五十丈，丫义塘二千三百餘丈，澉浦塘一千三百餘丈，他如龍王塘，談家塘，又數千丈，塘高二丈八尺，疊石一十八層，視昔之工，十加六七，無俊觀，無浪費，民不告勞，財歸實用，厥功既成

海爲安流矣、

重建陡門橋記　　橋梁

嘉興郡當水陸之衝、一水奔駛、而西滙于崇德界者、曰西運河、去北折迤而東、以達吳江者、曰北運河。邑秀水所治也、聞隋大業間、開自京口、疏至餘杭、白樂天所謂平河七百里、沃野兩三州者、可徵。我朝因之以通漕運、厥利博哉、平陸沿堤北下、支分派別、或滙雪川、或過語溪、或入震澤、大則輿梁、小則徒杠。在在攸濟、去城西南若干許、有鎮曰陡門、士民環居、而運

河臨右道傍有一川北注界絕通途宋泰定間作橋其上以通往來歲久朽泐行人苦之宣城劉君景丞邑曰吾職在水利可使此橋終于不治乎歸告邑長周君懋文周君乃布令曰義本人情願施者聽於是者民義士相率樂從各出私篋權材鳩工悉役橋之舊而石堅工良規制益闊經始于正德某年月日而某月日落其成功不役民財匪公帑而樂施者爭先恐後猗然而橋成行旅往來居然不知衆感躍稱頌圖書其績請予記之

無謂小事孔明相蜀而橋梁道路靡不修治君子以為幾于先王之政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終